

孙子兵法与游击战

孙子说：「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」「正」是「战力」，「奇」是「运用之妙」，如以现代兵学或战术上限定的领域言之，一为「物力」，亦即「火力」；一为「奇袭」，亦即「速度」，亦即「兵者，诡道也」。这个「诡道」，正就是「奇」，孙子主以「奇」胜。以「奇」为贵，实为我中国兵学最值得称扬的特征，如就一般正规战本身说：「正兵」为第一线，那么，「奇兵」就是预备队（或第二线）；当预备队上第一线时，便成为「正兵」了。再从另一方面来说：这个「奇」字，也可以作游击战的注脚。又说：「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」。由是可知兵事，无分游击战或正规战，均需奇正相生相变于无穷，然后才可以致胜。所以孙子说：「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」。克劳塞维慈说：「游击战应似一种雾状与蒸气状的物，从不凝成固体，自恶云中爆发出可怖的闪电，」这已够详确的说明了游击战的性质。在二千四百年以前，孙子早就说过「兵形象水」。这更明白地表示「从不凝成固体」之意；而所说「激水之疾」，可以「漂石」；「鸷鸟之疾」，可以「毁折」，那正是「自恶云中爆发出可怖的闪电」的道理。

孙子主善战，故于游击，也是主善游善击的，如「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，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」，亦正是孙子的善游战法；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」，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」，亦正是孙子的善击战法；他如「避实击虚」，「明变用间」，「应机分合」等法则，以及所说的「利而诱之」，可用之于正规战，也无一不是游击战的基本原则。

现代游击，大别为无枪游击和武装游击两大类，无枪游击，是重于无形中做到无人无时无地不战的面的战法。孙子说：「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」，是主义战，亦思想战；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」，「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」。以及所谓：「攻心」、「伐谋」、「乱而取之」，这是精神战，亦政治战，皆是现代在地下从事活动无枪游击的极致作用。至于武装游击，可能适用的原则更多，例如孙子说的：「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」，「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」，「我不欲战，虽划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与所之也」，正是今日建立游击根据地之最高原则。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」，正是「以大吃小」的兵合战，也就是「化零为整」的游击战。「少则能逃之」，「不若则能避之」，「强而避之」，「卑而骄之」，「佚而劳之」，正是「以静制动」的兵分战，也就是「化整为零」的游击战。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地而制胜」，当就是避实击虚的兵移战，也就是「化弱为强」的游击战。「无邀正正之旗，勿击堂堂之阵，此治变者也」，「故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者也」，是即孙子「化弱为强」的游击战法。「我专而敌分，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」，是即孙子兵移的原则，也就是兵法上「分合」、「奇正」的唯一运用。当运用到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；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；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」，那就是说已进入「兵移战」的最高理想了。

孙子所说的「因粮于敌」，「故智者务食于敌」，是孙子对于兵争，尤其游击战所需用的最高补给原则。其于俘虏，则主收编以行「胜敌益强」。今日私淑其意，我之对敌游击，当可以「因械于敌」「因人于敌」也。孙子主「上兵伐谋」，并强调「必以全争于天下」实乃指明游击，亦必须「全」以求胜的原理，故知现代游击战，重于先游以求存，后击以灭敌之意，正相脗合；且在孙子兵法的最后结论有说：「故明君贤将，能以上智为间者，必成大功」，正如今日兵争，无分游击或正规战，莫不首重「用间」与「防谍」，方可以达成孙子所说的「胜在无形」，「胜于未战」。

总之：孙子兵法，实渊源于黄帝握奇经。孙子所说的「奇兵」，妙就妙在这个「奇」字；「握奇」，就是把预备队握在手心里，必先「握奇」，然后才能「出奇」，有如拳术家把左拳打出去，右拳便收回来，右拳打出去，左拳便收回来，左右互用互变，一奇一正，一正一奇；奇而后正，正而后奇；有时来个正中之奇，或是奇中之正，有如孙子所说：「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，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更生，四时是也……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哉。」故知孙子用兵，始以「计篇」，就是「谋」，即「庙算」也；重以「奇」胜，就是预备队和机动之类，亦游击战也。这个「奇」，不但是正规军，更是游击战不可忽忘的一个原则。

兵学范围，至广无边，至深无底，至高无顶，蒋百里先生曾把孙子兵法和排特烈、拿破仑、毛奇的遗著相比较，认为所得所备，未有过于此者，当足以证明本文孙子的游击战则，不祇是一个例证式的报导，且可由此探求，以窥全豹。